

那年春节

■李西岳

赶紧说，俺是听人瞎说的，不是真的。父亲是聪明的父亲，他没刨根问底，而是默默地回了家，全家人都围过来，安慰他，继续骗他，小弟出国了，父亲闭着眼睛，一声不吭，最后说，他一句外语都不会说，能去哪个国家？

之后，父亲再没当着任何人提过小弟的事，这期间，我想回去看看，但我没这个勇气，假的就是假的，伪装应该剥去，何况，我感情脆弱，怕控制不住，适得其反，干脆就与父亲搞心照不宣，只要不主动跟他说实情，他心里就有一线希望，这一线希望，就能支撑他活下去！我还跟往年一样，腊月二十八，取道沧州，找了一辆车，把小弟媳和五岁的小侄子拉回家一道过年。

也跟往年一样，父亲老早就站在大门口迎接我们，并不住地跟过路的人招手搭讪，我一眼发现，他瘦了许多，我的眼泪唰就下来了。我让他们先下车，扭过头去把眼泪擦干，再擦干，好容易把情绪稳定住才下车。还是那道门，还是那个院，还是那几间老屋，我却充满了陌生和畏惧，生怕哪个物件触动了我的感情神经，诱出我的脆弱，我再一次默默地告诫自己：我是长子长兄，我是来陪父亲过年的，一定要让全家过一个哪怕没有快乐只有平安的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

进了屋，父亲平静地坐在属于他的专椅上，冲我笑笑：“几点动身，道儿上冷不？”父亲的表情明显有伪装的痕迹，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神，低头回答他的问题，并岔开话题，问大弟，年货准备的咋样，还赶集置办不？爱人也趁机把为父亲准备的唐装拿出来让他试穿，几个儿媳给父亲伸袖拽拽，说说笑笑。穿上唐装的父亲在屋里走了两步，停下，又走了两步，笑笑：“真是老来俏了。”父亲的笑进一步带动了大家的笑，有人夸他，穿上唐装真精神，像皇上；有人鼓励他能活到一百岁，父亲又笑笑：“那不成老妖精啦。”

在大家的说笑中，我不经意间把目光移到相镜子上。我们家的正面上，挂着一个挤满老照片的相镜子，上面镶嵌着至上至五六十年代，下至当今的许多照片。母亲在世时，每到年跟前，就把它取下来，重新组合，擦拭干净，母亲不在了，就是小弟干这活儿，每年我们回到家，相镜子都是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

的，但今年却落上了许多尘土，另外，我发现，小弟的照片不见了。我们弟兄四个小弟长得最英俊，不仅大眼睛双眼皮，一笑还有俩酒窝，那年春节，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，抓得很有神韵，在这个相镜子里面，是最抢眼的。眼下，小弟刚去世，照片却不翼而飞，为何？

大年初一，凌晨两点多村里就响起鞭炮声，看完了春晚的我们想多睡会儿，父亲却催我们快起床：别等着人家拜年的来敲门。父亲在村里是年长者之一，辈儿份也大，差不多一个村子的人都要来给他拜年，他要早爬起来，吃完饺子，穿上新装，正襟危坐，以笑容可掬的面容迎接登门拜年的晚辈们，来一拨，起身相迎；走一拨，拱手相送，那些老套而暖心的台词，一句连着一句：“见面发财。”“年礼是俗礼，来到就是礼。”“人人过年，岁岁平安。”年迈的父亲，几乎像个孩子，喜欢热闹，喜欢过年。

饺子煮熟了，以往只要小弟在家，都是他放鞭炮，动作稍迟，父亲就催：“老疙瘩，点鞭哪！”小弟不在了，我们哥几个也没商量好谁去放鞭，坐在饭桌前的父亲向窗外看着，张了一下嘴，又闭上了，我知道他想起了谁，想说什么，赶紧起身去点鞭炮。

鞭炮响了，劈里啪啦！叮当叮当！响个不停，一股充满年味的硝烟带着纸屑飘进屋来，袅袅落下。

该给父亲磕头了，按以往序列，我在先，弟兄几个以此类推，然后再是媳妇、孙子，一个挨一个的来，父亲嘴上说“别磕啊”，并不起身拦着。我们磕头都不言语，跪下实实在在磕便是，只有小弟每次下跪之前都要说一句：“爹，过年好啊。”那一阵，父亲的脸上绽放着无限幸福。

我给父亲磕完头，转身出去了，我不敢看父亲的表情，老三之后是小弟，这是没了小弟的第一个春节，我的心情都是如此，何况父亲。我回屋的时候，儿女们都磕完头了，我还是没敢正眼看父亲，下一个环节是发压岁钱。父亲老惯例，儿女们无论年龄大小，到这天，他都要发压岁钱，而且是从儿媳们开始，他很会表达：“你们为老李家生儿育女，相夫教子，不易。这是年终奖。”这个家庭的和谐，也当归功于父亲的聪明智慧。老家有规矩，不在家过年的人，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遥寄远方

■冯永杰

虽然，如今时兴叫“老公”
可我还是喜欢称呼你“爱人”
这才是一个妻子的心声
虽然，现在走红用“电脑”
可我还是选择手写的信笺
纸上布满思念的热吻
我知道，即便是特快专递
这封信要送达围门
那冰天雪地的高原哨卡
也要多花费几个晨昏
但我的心等得起
做军嫂的女人 有哪一个
没有磨练出几分坚韧
当爱人完成神圣的使命
跋涉着回营房
颤颤地呼唤家园

军港诗画

■黄慎

栀子花开的那个春天
远方一杆红色的旗
召唤年轻的士兵
来不及告别初恋
一头扎进深蓝大海的深处
与汹涌的波涛和黑暗的海底
同行结缘
与大国重器相伴同眠
巡弋大洋一年又一年

一封家书飞越漫长天际线
静静立在水兵公寓的窗台旁
焦急等待轮机长远航归来
急切报知女儿平安降生人间
一百二十天的航程啊
漫长的让人心煎也有心甜
军港隐隐望眼欲穿

也要给他盛上饺子，放上筷子，代表他是这个家的一个成员。小弟的饺子也盛上了，父亲发压岁钱的时候，把钱在空中举了一下，然后轻轻地放在了小弟的碗边，那一刻，父亲没话，怔了一下，带头吃起了饺子。我紧咬牙，闭上眼睛，使尽浑身的能量把泪水顶了回去。

我印象中，父亲是严厉的父亲，他的棍棒教育，在我们哥几个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，唯独对小弟从不舍得下手，当然小弟对父亲的回报也不遗余力。出事前，他在沧州郊区买了套房，刚刚装修好，就接父亲小住，我知道后，告诉小弟，等父亲在沧州住够了，就把他送到北京来。到京的当晚，我们弟兄俩与父亲小酌，两杯酒下肚，父亲激动起来：“没想到，我老了老了，又享上了清福，到沧州有老疙瘩，到北京有老大，哪儿都有酒喝，一年走上这么一趟，真是没白活。”他又要一饮而尽，小弟把酒杯抢过去喝了，父亲笑眯眯地看着他：“看了没，老疙瘩成事儿了，连他爹都敢管。”小弟对我说，父亲每天只能喝一顿酒，不能超过一两，多了就便秘。我知道，他是在提醒我，如何照顾好父亲的饮食起居，晚上，我让小弟和我住一个房间，他说他要陪父亲睡。孰料，那次相见，小弟对我和父亲，竟成诀别。

过完年，临回京，我问起大弟关于小弟照片的事。大弟说是父亲取下来的，大弟正在场，问父亲为什么取下来，父亲拿着照片反复看了看，说：“你没见已经发黄了吗？”那张照片是彩色的，怎么会发黄呢？我忽然想起老家有一种说法，人死了，照片会发黄。父亲的举动，就是一种暗示，他已经料到了小弟最终的结果，只是不说而已，快过年了，他把照片取下来，是怕大家看着心里难受，毕竟小弟太年轻了。

听着大弟的叙述，我心里有一种绞痛般的难受，为小弟，更为父亲，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，既然如此，你还不把如窝在心里的话都掏出来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我们都陪着，对这件事算是了结了，然而他没那样做，他是疼我们，我们都懂。

又要回家过年了。过了年，父亲虚岁就九十有七了，仍然硬朗，而小弟已离开我们15个年头了，依然年轻。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绿色·红色

来到井冈，充盈眼帘的主色调是“绿”，五百里井冈是个绿色的海洋，森林覆盖率达80%以上，绿色整天环绕在周身，仿佛佛手一抓，就能攥出一把绿来。万木参天常仰望，无边绿海一身藏。一进入井冈，呼吸一下子变得舒畅极了，心肺的通透敞亮感染着心胸从没有过的豁达。那青青的翠竹，一簇簇一片片，绿得高洁，绿得盎然，绿出了如火如荼的激情；那高大的杉树，一棵棵一行行，绿得挺拔，绿得高傲；那巨大如盖的樟树，绿出了岁月，绿出了沧桑。这些种类繁多、生机盎然的绿树和花草草们一起，同为今天幸福的井冈山人民，绿出了生态，绿出了惬意，绿出了阴凉，更绿出了健康、和谐和希望。然而，世界上再也不会找出第二个地方，将红色赋予并诠释了那么深刻浓烈而深情久远的内涵。

那飘扬至今的一面面鲜艳的红旗，象征着我们的党、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人民军队，历经千难万险，付出巨大的牺牲，终于找到了一条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主义和道路。

红色摇篮，红色圣地，印证着当年的星星之火，已成就了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的燎原之势。红色记忆，红色故事，红色血脉，在这个“精神氧吧”里被一遍遍讲述、一遍遍重温，不断地传承给后人，启迪激励后人，作为照亮前路的灯、把准航向的舵。丰碑就是丰碑，丰碑终究永恒。

井冈山人民把杜鹃花选定为市花，也只有这漫山遍野的红杜鹃，才能代表井冈山人民曾经的浴血悲壮，才能代表今日浴火重生的井冈山人民，欣欣向荣、红红火火的美好生活。

鸟声·歌声

住井冈山的第一个清晨，我是被群鸟晨鸣声叫醒的，那清脆悦耳的声音，是我从没有听到过的世间天籁。我兴奋地从床上弹起来，迅速打开窗户，静静地听它们歌唱……群山皆睡先醒，天籁唧唧万物听。鸟儿们你一声我一曲，有高音有低音，有长音有短音，一会儿独鸣，一会儿对唱，一会儿交响，似正在举行一场筹备已久的天籁之声音乐会，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万物，都成了它们最忠实、最享受的听众，那声音仿佛来自天外的精灵，美妙绝伦，令人陶醉，顿生超然物外之感。

稍有遗憾的是，这天籁之音我学不会、带不走，只好把这世间最美妙空灵的声音珍藏在自己的记忆里吧。

歌以咏情，听井冈山的歌声，却是别一样的风景，另一种情感。

同样的一首红歌，在家里唱卡拉OK，你只是在唱、在炫技，而在这里听、在这里唱，你找到了归宿和原乡，对歌的

再上井冈寻初心

■赵连伟

理解把握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化学反应。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《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》《苏区干部好作风》《映山红》……特别是那首家喻户晓的《十送红军》，只有来到了井冈山，你才算初步理解了《十送红军》里，深含着多少生死离别，多少的一生守望……

上山·下山

井冈山是革命的山，战斗的山，也是英雄的山，光荣的山。

井冈之行，每个人都会拉直或带走自己思想和心灵深处或大或小的问号：世界上有没有比宗教更崇高、更伟大的信仰？星星之火可否燎原？世界上有没有让人痴心向往、来了又心怀感动、心胸畅达的地方？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有价值和意义？什么样的人，才是真正大写的人……

毫无疑问，每个人来到井冈，都会收获感动，引发诸多思考。

来此人人受感动，下山才验笃和行。相比于上井冈，下井冈，离开了井冈，以什么样的新姿前行，才是上井冈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所在。回望历史，才能更好面向未来；总结来路，才能走好前路。心灵需要滋养，人生要有信仰，初心需要牢记，梦想就在前方。

离开井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慨，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抒发情感、表达所思所想，尽量记录下那段划破历史时空已成为永恒的峥嵘岁月。我也想写一首《临江仙·井冈山》，激励自己，不停思索，不断前行：三山五岳多游遍，常思此处风光。南瓜红米饭生香。旧时碑尚在，追忆泪流凉。

井冈红歌迎战友，翠竹早列成行。人间浩气此中长。上山为觅路，大步向前方。

排爆

■张全宝

姜若辰

城南国家重点工程工地，一道黄色的警戒线拉起，武警战士站成一排，用自己的身躯把人群隔在外侧。

警戒线内，武警朔州支队作训股长褚旭亮穿好防爆服，排爆手苗庆发正在帮他进行最后的检查。整个过程，褚旭亮表情严肃，直到苗庆发完成检查无误，他习惯地压了压厚实的头盔，两人一起缓缓地走向工地中央。那里，一枚锈迹斑斑的炸弹躺在土坑中，对着天空龇着黑黢黢的獠牙。

两人在土坑边缘蹲下缓缓拂去遮在弹体上的浮土，认真观察。炸弹虽然已经锈蚀得十分严重，但还是能分辨出模模糊糊的日文字。

“股长，应该是抗战时期遗留的日本航空炸弹。”苗庆发说。没有相关资料，炸弹的型号以及内部结构都不清楚，如果这个铁家伙突然要性子，发脾气，那可真不得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磕磕绊绊地建议道：“股长，保险起见，要不咱们请示上级，就地引……”

“不能就地引爆！”褚旭亮打断苗庆发的话，他眉头紧锁，隔着厚重的头盔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炸弹年代久远，稳定性差，周围就是集市，人口密集，疏散困难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想到这里，褚旭亮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：“我们要时刻记住，把安全留给群众，把危险留给自己。立即把炸弹起出来，转移到安全地带引爆。”

褚旭亮和苗庆发缓缓趴下，开始拆除。随着工兵铲一下一下地翻出新土，炸弹也一点一点地露出了全貌。仔细一检



富贵平安图（中国画）

张福铭作

长征

第4118期

文学作品